

2-2. 鳥之鏡

打從人生第一次接觸賞鳥算起，已經超過十年了。成長過程中，一路從高中的生物研習社，到大學的森林系與自然保育社，身邊不乏喜愛賞鳥的朋友，也充滿各種以賞鳥為主題的活動。不過，賞鳥不就只是單純看小鳥嗎？有什麼好看的呢？

鳥到底是好看，卻不曾真正觸動我的靈魂。

「為什麼喜歡賞鳥呢？」我轉頭朝向身邊的朋友，忍不住問出口。

「好看啊！」朋友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眼睛仍舊靠在望遠鏡上，直盯對面大樹上的煤山雀 (*Parus ater ptilosus*)，頭轉也不轉，貌似連一秒鐘的分神都不願意。

我微微一笑，點點頭，再次舉起望遠鏡，重新對準遠方那隻於二葉松枝梢上下跳動的煤山雀。

-

記得上大學前，我在高雄建國路上逛相機店，最後從琳琅滿目的相機商品中挑了一台 Nikon 品牌的望遠鏡，輕便、小巧，但不算便宜的 3000 元，只希望它能帶我走進賞鳥的世界。到了台北、開始大學生活後，很快地遇上幾位賞鳥愛好者，我才驚訝地發現，在這世界上，有人是可以賞鳥成「痴」的。為自己盤點、整理一份生涯鳥種清單只是基本的入門儀式，每個週末放假一定往郊山跑賞鳥行程也還算普通，不論身處何時、何地，勤奮紀錄每天看到的鳥種，才好像開始有那麼一回事。

在由眾多自然生態愛好者組成的自然保育社裡面，大致分了兩大派別，一派是植物組，另一派是鳥組。社團每週會有固定的兩天在清晨舉辦校園自然觀察活動，一天的主題是賞鳥，叫做「早安賞鳥」，另一天的主題是植物，叫做「晨間漫步」。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卻鮮少有社員或民眾會同時參加兩場活動。賞鳥以及看植物，似乎是壁壘分明的兩回事。我自然是對植物更感興趣，尤其帶領晨間漫步活動的瀚峯學長就像一本活生生的百科全書，與植物有關的趣事信手拈來，每每令人聽得如癡如醉。

然而，為了對得起自己忍痛買下望遠鏡的那份決心，早安賞鳥我也有參加。我們時常在台大農場、生態池邊兜轉，每次總看著麻雀、金背鳩、夜鷺……大都是相同的幾種鳥，我沒有太多興趣，幾次之後就不參加了。不過，為了找植物而上山出野外的時候，我仍會把望遠鏡帶在身上，偶爾來興致了，也會跟著在筆記本上寫下整天當中自己認得的鳥種與數量，回宿舍之後打開電腦、登入當時廣為流行的社群平台——PTT，在自然保育社版上發布賞鳥紀錄文。偶一為之，只為

跟風、增加自己在社團內的能見度，尋求朋友們幫推文的成就感。過程中雖然還是能夠獲得蒐集鳥種與同好互動的滿足感，卻仍然無法激起我對於賞鳥的強烈情感。

成為雪霸國家公園的替代役、來到觀霧服役後，我在山上遇見了另一群喜歡鳥的人。

雪霸國家公園是著重自然生態保育的公家機關，而生態保育的基礎便來自於紮實的「科學研究」。管理站裡的副主任，本身就是一位鳥類研究者，他在觀霧各個角落的大樹樹幹上掛了一個又一個由木板拼製而成的人工鳥巢箱，進行著與野鳥育雛相關的研究。我也曾在觀霧山莊前遇過一位奇人，手中握有一副形似小耳朵天線的圓盤設備，眼神專注地抬頭搜索森林冠層，不時舉起手中的小耳朵，對準傳出鳥鳴的方位，似乎是在記錄鳥音。幾個月後，我在雪霸國家公園網站的政府資訊公開頁面裡搜尋到一份名為《觀霧地區鳥類資源普查暨鳥音資料庫建立》的研究報告，才想到那天在觀霧山莊前看到的奇人，原來是雪霸國家公園保育課委請為觀霧建立鳥音資料庫的研究者。而那小耳朵是名為「集音盤」的專業麥克風，的確是為了清楚錄下鳥音所使用的專業設備。

而「環境教育」同樣是雪霸國家公園的重點發展方向。若欲發展有品質的環境教育，不可或缺的是奠基於對地方自然資源的深刻了解。換句話說，環境教育的行動必須根植於科學研究的成果。如此，才能以堅實正確的知識作為立基點，推廣有理有據的自然保育理念，並用環境教育的手段推向社會大眾。據說，過去幾年副主任在觀霧下最多功夫研究的對象是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insperatus*)，因此雪霸國家公園在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發展出幾套與鳥類相關的環境教育活動，便包含了青背山雀育雛過程的大型電視直播秀，以及在老少咸宜的山椒魚手偶劇場中加入青背山雀一角。

或許是身處雪霸國家公園內部、被大環境的整體氛圍逐漸感染，我對鳥類這群生物的親和度及敏感度似乎隱約提高了幾分。擱置許久的那台小望遠鏡被重新翻了出來，陪我開始看起觀霧的野鳥。

-

替代役的寢室是大間的多人上下舖，位於宿舍長廊的最末端，側門打開便能連通戶外陽台。側門是一道玻璃門，對外面向東邊的聖稜山景，對內則剛好面對我的床鋪。每日早晨，當我睜開眼睛、從床上坐起身，就能看見從玻璃門外傾瀉而入的斜射光，以及婆婆的赤楊樹影。此時，側耳傾聽，若室友沒有打呼，總有機會聽到從窗外傳來陣陣微弱的細語呢喃。那是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全觀霧最常見的野鳥，幾乎每天早晨都會來寢室外的赤楊大樹上報到，靈活地翻

探枝葉、找蟲子吃。冠羽畫眉特別喜歡群體行動，尤其在冬天，窗外幾棵高大的臺灣赤楊葉片落盡，冠羽畫眉鳥群在上頭躍動的身影也跟著清晰無比。與緊緊窩在大棉被裡的其他替代役不同，我最喜歡於冬日早晨起床、迎接晨光，因為可以悠閒地坐在床鋪上，欣賞冠羽畫眉鳥群在寢室木頭地板上演的皮影戲。

曾經遇過一位來觀霧賞鳥的遊客，全身穿著迷彩裝、揹著砲管(單眼相機長焦段鏡頭的暱稱)，一副專業到不行的模樣，卻對眼前近在咫尺的冠羽畫眉視而不見。

「那只是個垃圾鳥！」短短幾個字伴隨著輕蔑的語氣，從這位賞鳥人士嘴裡迸出，只因冠羽畫眉太常見了。

這使我想起，大學時期的我曾經也深深著迷於稀有物種的「看見」。形容得誇張一點，在出野外的刻意或不經意間，只要親眼見到稀有或少見的物種，就會萌生一種接近「此生無憾」的滿足感。與之相對，對於普通而常見的物種，我向來不怎麼感興趣，形容得誇張一點，就是「不屑一顧」。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大學一年級搭著直屬學長的車到北橫看蛇、看蛾、看植物，晚上路過明池山莊時，我下車走了趟廁所，順道看看廁所旁邊幾座被生態圈人士暱稱為「神燈」的電話亭燈泡底下有沒有出現趨光而來的稀有蛾類。回車上後，學長馬上問我方才有沒有看到什麼。「都是小爛蛾！」我半開玩笑地脫口而出，同時卻感到有些困窘——用小爛蛾來形容常見的蛾，即便只是玩笑，是不是有些過分了？果不其然，我的說法很快被學長拿來當作笑柄。老實說，那時的我有些不服氣，學長自己也只喜歡看又大又美的天蠶蛾系列呀！不過，想歸想、說歸說，有些想法並不適合說出口，自己是有些心直口快了。然而，對著普通的蛾賦予「小爛蛾」的稱號，似乎還是有些過於人類本位主義了？當初的我有些懵懂地思考著。

沒料到的是，小爛蛾事件在後來猶如沉在心底的大石，對我造成深遠的影響。尤其於心底萌生後紮根的愧疚感，正是促使我逐漸拋開以「人本主義」眼光來看待自然生態的濫觴。

對如今的我來說，再怎麼普通的生物，已然不再有「小爛_____」的想法。不曉得是看生態的視野隨多年經驗累積而變得開闊了呢，亦或當年的小爛蛾事件在心底發酵後造成了潛移默化的效果？總之，現在的我是很愛諸如冠羽畫眉這類平凡而常見的鳥種的。

-

棲息於觀霧的冠羽畫眉因族群數量龐大、個體數眾多，且有著活潑好動的個性，是山頭上最容易觀察的野鳥。葷素不忌的冠羽畫眉，在覓食偏好上屬於典型的雜食性，前一刻啄起一隻蟲子、下一刻可能就吞了一顆果子。我很喜歡看冠羽畫眉覓食，從尋找食物的專注眼神開始，靈活的身體會隨著目光所及之處進行小幅度但高頻率的移動，一旦成功啄起食物，牠們總是吃到全身顫動、

頗有吞狼嚙虎之勢。那種模樣，即便在冠羽畫眉嘴裡的是一隻肥美多汁的毛毛蟲，我也都能感受到那股津津有味的氛圍。

我曾用一雙眼睛跟著冠羽畫眉吃遍觀霧森林裡的山珍美味：山櫻花鮮嫩欲滴的酒紅色櫻桃果、台灣檫樹多汁芳香的紫黑色核果、大葉南蛇藤亮眼的橙黃色蒴果、賊仔樹菁莢果裡小而硬脆的烏黑色種子、蓬草繖形狀圓錐花序上的紫黑色球形小核果……，看來看去，發現冠羽畫眉還真不忌口，嘗遍山間美味不說，還不會肥胖，羨煞人也。我目光就這樣跟著鳥兒的身影四處奔走，才使我驚覺，當前的山裡竟然有這植物在開花、那植物在結果、有植物在冒嫩芽……。沒想到，賞鳥、賞鳥，賞呀賞的，那鳥兒竟能成了指引我觀察各個季節當令植物的一盞明燈。

說起「賞鳥」這門活動，多數時候所欣賞的，是鳥兒的「美」。套用在我比較熟悉的「看植物」領域中，也大致如此。無論後續有著什麼樣的理由，我們在最初最初的人門階段，總是先被眼前那鳥兒美麗的羽毛顏色、好看的長相，或是植物那鮮豔的花果、別緻的造型所吸引。我所認識的觀霧，是個堪稱不輸大雪山的賞鳥勝地，便有著這麼一個理由：野鳥多樣性極高！高矮胖瘦、五顏六色，要什麼鳥、有什麼鳥，可謂目不暇給、繽紛至極。於此，我們可以開始嘗試以最直觀的色彩，來閱讀觀霧的野鳥。

在觀霧，野鳥的紅，當以酒紅朱雀(*Carpodacus formosanus*)與紅胸啄花(*Dicaeum ignipectus formosum*)為代表。

對臺灣人來說，「酒紅朱雀」算是一款舊的名字，過往搭配的學名為 *Carpodacus vinaceus formosanus*，指的是原先被認為原產中國大陸的酒紅朱雀(*Carpodacus vinaceus*)的臺灣亞種，後來，臺灣的種群被鳥類分類學家證實其獨立物種的身分，也就成了新的「臺灣特有種」，因此換了一個新學名“*Carpodacus formosanus*”，以 *formosanus* 作為種小名，盡顯牠的臺灣本色。

然而，我還是鍾愛「酒紅朱雀」這款中文俗名，以「酒紅」來形容公鳥如紅酒般黯沉的羽毛顏色可謂恰到好處，帶有一絲騷人墨客的氣息。畢竟在生物分類的規則上，只要敲定一個學名，在國際間便足已認定牠的身分；至於中文俗名，只要溝通無礙，我們叫牠酒紅朱雀也好、叫牠紅酒朱雀也無不可。

觀霧的酒紅朱雀是有些與眾不同的。記得我第一次認識酒紅朱雀，是在高中生物課本裡頭介紹臺灣高海拔生態系的章節。後來我去到合歡山，親眼見到活生生的酒紅朱雀後興奮不已。然而除了像合歡山這類海拔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環境外，便也真的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酒紅朱雀的身影了。酒紅朱雀專屬於高海拔生態系的認知，在我腦中歷經多年的堅定不移，直至來到觀霧，

我在林道上碰見一隻酒紅朱雀。

觀霧的海拔是 2000 公尺，純正的中海拔山區，如何會有酒紅朱雀？該不會是迷路了吧？但酒紅朱雀是留鳥、不是候鳥，照理來說不會遠距離飛行，何來「迷路」的可能性？我百思不得其解。

時值冬季，我在大鹿林道西線步道入口前方不遠處看到的那隻酒紅朱雀，是只體色鮮艷的公鳥，正在地面上愜意地活動著。只見牠不時微微墊起腳趾，啄食禾本科小草的草籽。我有些興奮、有些緊張，手忙腳亂地拍了幾張照片作為紀錄，期待這將成為酒紅朱雀族群從高海拔地區往下擴張到中海拔地區的證據。

回去後，我很快地查了資料，從而認識一個全新的名詞：「降遷」。降遷是一種特殊的鳥類行為，指的是鳥類從原先居住的海拔區域飛往海拔更低的地方，尤其在冬季期間特別容易觀察到，推測是與季節變化所導致的食物資源改變或缺乏有關連，也有可能是躲避過於嚴寒的環境。根據《臺灣鳥類誌》記載：「酒紅朱雀在冬季會有海拔降遷的行為。」，從地理位置來看，觀霧的確就位於聖稜線這條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雪山山脈最高連稜的下方不遠處，稜脈還是連在一起的呢。或許，這隻酒紅朱雀的家鄉就是大霸尖山了吧？唉，果然，創造新紀錄才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終歸是自己對鳥類的了解太少了。

心情如同洗了一趟三溫暖，然而從觀察現象、感到震驚、查閱資料到釐清事實，我或許也切身體會了一遍早期來抵臺灣的博物學家們在山野間調查生物時曾經有過的心路歷程吧？倘若凡事都先從書本上讀來，就少了從親身體會到查對資料的新鮮感與成就感了呢？哪個好、哪個壞？我仔細想了想，只要能在野外遇到美美的酒紅朱雀，無論如何都是好的吧。

-

紅胸啄花(*Dicaeum ignipectus formosum*)在分類上屬於啄花鳥科、啄花鳥屬的鳥種，艷麗羽色、嬌小身形、短而尖的嘴喙及尾巴、喜愛吸食花蜜，是家族共有的特色。

紅胸啄花是臺灣特有亞種，雄性個體在胸口有一搓如火焰般的豔紅羽毛，非常醒目。學名當中的"*ignis*"在拉丁文裡意指「火」、"*pectus*"則意指「胸」，合在一起便是「胸部如火一般紅」，用以形容紅胸啄花。

與紅胸啄花的第一次相遇，是在相機的觀景窗中。是的，不是先用肉眼看到以後才舉起相機，也不是在望遠鏡的視野裡，而是在相機觀景窗中。而且，當時我正拍攝的主題是植物，一隻紅胸啄花就在毫無預警之間，闖進了相機觀景窗長方形的小視野裡。

觀霧的林道邊、步道邊、建物群附近，長了很多野生的臺灣赤楊大喬木，而許多赤楊樹上生有許多如彩球般的大型圓球狀植物，那並非赤楊樹木的突變，而是寄生在赤楊樹上的寄生植物。在自然環境中，寄生植物的數量通常不會太多，畢竟它們是要依靠吸食其他植物的樹液與養分來過活的，數量一多的話或許直接壓垮寄主植物，進而壓垮整座森林了。不過，觀霧的赤楊倒也特別，不曉得是喜歡與寄生植物共同生活呢？還是特別受到寄生植物青睞呢？亦或赤楊族群數量太過龐大、並不擔心受寄生植物影響呢？在觀霧森林裡，大約每三棵赤楊裡頭就有一棵與寄生植物共生，因此在這裡是非常適合觀察寄生植物的。觀霧的赤楊上常見有臺灣槲寄生(*Viscum alniformosanae*)及杜鵑桑寄生(*Taxillus rhododendricolius*)兩種。由於全臺灣的寄生植物數量偏少，且大多生長在大樹高處，平常可不容易觀察，然而觀霧的族群數量多，若是能找到與視野齊平的赤楊大樹樹冠，就可以輕鬆地觀察上頭的寄生植物。觀霧山莊前就有一棵老赤楊，寬闊的樹冠如張燈結綵般，掛滿數不清的臺灣槲寄生。那日，太陽甫掠過中天，熾烈的陽光以稍稍傾斜的角度打在槲寄生上，臺灣槲寄生油亮的葉面散發著豔綠光芒，在赤楊的萬綠叢中點亮了另一種綠色燈火。我舉起裝好長鏡頭的單眼相機，才剛靠上眼，觀景窗內卻突然閃過一道黑影。那黑影速度太快了，根本看不清是個什麼，或許是一隻蒼蠅吧？畢竟山莊附近蒼蠅比較多一些。隨後，槲寄生茂密的枝葉間一陣騷動，突然竄出一顆小鳥頭！我才驚覺，剛剛就是這隻小鳥飛快地鑽進這叢槲寄生裡了。從喉嚨底下標誌性的鮮紅色，我馬上認出牠紅胸啄花的身分。

曾有一位志工阿姐與我分享她所拍攝的紅胸啄花照片，那在太陽光底下閃耀如火的胸口深深吸引著我，使我對於何時能夠親眼目睹紅胸啄花的「真容」已然肖想許久。無奈，紅胸啄花不到十公分的體型實在太小，加上動作十分敏捷，根本難以發現、觀察。或許是求「鳥」心切，倒是差點忘記，紅胸啄花有特別愛吃的食物——寄生植物的花與果，我可以試著守株待兔呀。於是，我在野外開始特別愛上觀察桑寄生與槲寄生，正因懷抱著一絲與紅胸啄花不期而遇的想望，終究讓我得償所願。

其實鮮少有鳥兒喜歡寄生植物，不知是口味並不大眾或是植株細小難以停棲取食，花朵倒還有貪吃的冠羽畫眉與紅胸啄花分一杯羹，但果實就真的只看過紅胸啄花大快朵頤了。有這種專一食性，而且還是對沒人（鳥）愛的對象專一，也只能用天造地設來形容了。不過，乍看之下只有紅胸啄花單方面獲益，其實不然，因為愛吃寄生果子的紅胸啄花，在這些寄生植物的傳播上扮演關鍵重要的角色。畢竟臺灣槲寄生及杜鵑桑寄生的果子太特殊了，一顆顆看似平淡無奇的果實，果皮底下竟有厚厚一層黏液，這些黏液極為黏稠，或許已經黏到可以把動物們的口腔、消化道或洩殖孔給黏住的程度，令所有鳥類避之唯恐不及，除了紅胸啄花，不知怎地不怕黏口，甚至可以一連吞下好幾顆。不過，黏膠終究是難以消化的，曾看過站在樹枝上的紅胸啄花會有一種其他鳥類所沒有的「蹲下」動作，是因為整個消化系統裡都是黏糊糊的膠體，排泄當下把無法消化的寄生種子排出肛門口時，一顆接著一顆都被膠狀物黏成了一串，排泄結束時，一大把種子串珠就這

樣黏在屁股上了，看起來很是滑稽。紅胸啄花大概也有感覺，會以飛快的速度做「蹲下」的動作，正是將種子串珠與腳下的樹枝摩擦，靠著黏性，種子串珠就會轉移到樹枝上了。而寄生植物們大多長在赤楊上，鳥兒用餐完畢後當然選擇最近的樹枝稍歇，若便意來了，擦在腳底下也是剛好。於是，高大的赤楊便如此往復地承載了紅胸啄花的排遺種子串，而這些種子也得以在赤楊的樹枝上落地生根，長成新一代的槲寄生及桑寄生。

從生態學的觀點，由於紅胸啄花偏好取食寄生植物的花蜜與果子、嬌小的身形也能藏進寄生植物茂密的枝葉叢間做掩護，而寄生植物不令人討喜的黏稠果子也只有紅胸啄花願意取食，同時幫忙傳播，因此可以定義紅胸啄花與這兩種寄生植物有著高度互利共生的關係。若我們從文學一些的角度出發，也可以試著形容這種兩者命運緊緊纏繞、不能沒有彼此的案例。不過，此類詩詞自古以來所在多有，怎麼就沒有哪位先賢以紅胸啄花鳥與桑寄生、槲寄生為題材創作詩詞呢？明明槲寄生、桑寄生及啄花鳥在中國大陸都有分布的。也不曉得若古代詩人在世，認識了紅胸啄花與臺灣槲寄生的關係後，會如何為它們吟詩賦詞呢？

在觀霧，野鳥的金，當以金翼白眉(*Garrulax morrisonianus*)為代表。

金翼白眉是一種全身上下由多種「金色」所構成的鳥：暗金色、亮金色、土金色、灰金色，絲毫不愧是名號裡帶有「金」字的鳥種。在陽光照耀下，身體各個部位的金色羽毛反射著物理性的亮光，更能展現出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

金翼白眉有著悅耳鳴聲及美麗羽色，加上體型壯碩、不甚懼人，在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周遭各處能夠非常輕易地找到牠，因而金翼白眉是極受遊客歡迎、詢問度最高的一種野鳥。有趣的是，金翼白眉學名裡的拉丁文"*Garrulax*"意指「喋喋不休的說」，當初為金翼白眉命名的鳥類學家倒是把牠形容為一種聒噪的鳥兒了。不過，顯然遊客們並不這麼認為，手中正對著金翼白眉錄影的手機未曾放下，一副巴不得牠多唱幾聲的模樣。

其實在觀霧整個山頭上，金翼白眉是不多見的，唯獨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附近穩定出沒著一群。依我過去在其他山區的觀察經驗判斷，金翼白眉偏愛棲息在草堆、灌叢裡，而觀霧區域也確實只有山椒魚生態館附近有一大片矮灌叢與草地交互鑲嵌的環境，那正是「雲霧步道」。據說雲霧步道現址在森林遊樂區剛成立的時候是沒有步道的，而是一座未經擾動的天然林，但三十年前發生一場森林大火後卻將地被物燒個精光，林務局後來在災後的區域補植紅檜樹苗，而在人造樹苗之間的空區便由天然植物進入演替。以火燒後的區域特性，玉山箭竹與芒草這類草本最具優勢，不到幾年便將綠意覆蓋在空區上，隨後臺灣馬醉木、南燭、臺灣二葉松也跟著自然長出，形成了一處以草地為主、灌木為輔的開闊地景，同時也成了金翼白眉鍾愛的棲身之地。

而位於雲霧步道邊緣的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一方面有著比鄰的地利條件，另一方面場館週邊同樣屬於開闊的環境，自然而然成了金翼白眉喜愛的遛達去處。也讓金翼白眉自然而然地成為遊客們眼中的「嬌」點。

然而，在這裡待久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原先的判斷錯了一半。有個至關重要的因子被遺漏了：食物資源。

棲息於開闊草生環境的金翼白眉，本就以取食該種環境裡的昆蟲、果實為生，諸如蚱蜢、樹蟋蟀、蟬……等無脊椎動物，以及玉山假沙梨、假柃木、狹葉莢蒾……等植物果實。然而，事實似乎並沒有那麼單純。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與雲霧步道之間，是雲霧咖啡廳的所在之處，咖啡廳前庭也是我們偶爾需要拿著吹葉機清掃落葉的一處。每次清掃時總是納悶，為何地面上會有大小不一的麵包塊呢？有次還看到一整把米粒。遊客似乎是有些太不小心了。而這些物件對我們來說也是個麻煩，畢竟它們不屬於觀霧自然環境的所有物，都需要特別彎腰撿拾起來，而不能用吹葉機咻咻咻地把它們跟著滿地落葉一起吹進旁邊森林底層的天然落葉堆裡。沒有背過吹葉機的人不會理解我們的辛苦，一大台機器可重了，頻繁地彎腰對我們的腰椎是不小的負擔呀。後來有次，我才從遠遠的地方瞥到，那些塊狀麵包竟是遊客特別丟到地上的，只為吸引附近的金翼白眉飛過來取食，再趁機為牠們拍下一張張近到爆框的照片。

於是我才發覺，金翼白眉以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為重要據點，原來是因為遊客們會丟食物餵食呀！

其實不只是為了拍照，據說在過去智慧型手機不普遍的年代，就有遊客會餵食了。辦公室裡的長官們大多有勸導過此類遊客的經驗。當時餵食野鳥的遊客並沒有拍照炫耀的虛榮心態作祟，而是非常單純地，想要與野生動物「再親近一點」。或許是在早期那個年代，有許多公園、景點的水池裡養了很多鯉魚，一旁還會有個鯉魚形狀的大型販賣機，特地販售魚飼料給遊客餵魚；也有很多觀光農場，主打餵持農場動物的表演或體驗。這些餵食經驗，以及在餵食過程中所獲得的正向感受，或許都是養成民眾對於「餵食動物」這種約定俗成習慣的背後推手。我想，與野生動物親近的慾望，或許是人類的本能。畢竟人類自古以來便開始馴化動物，來為人類從事狩獵、農耕、送信等行為。而後「寵物」的出現，便是人類在生活中亟需動物陪伴的具象意涵。或許，人們喜愛餵食動物的行為，也可以用心理學來解釋：當人們看見動物們因著自己手中的食物靠過來，會產生一種「被需要」的幸福感，而這可能是一種在自己的生命中較為缺乏的感受，卻在餵食動物的當下被滿足了。

然而，餵食「非野生動物」，以及餵食「野生動物」，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會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我們站在國家公園自然保育的角度，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夠接受野生動物受人類餵食的，那畢竟會衍生出一些光怪陸離的問題，包括野生動物行為的改變、及生理狀態的劣化。如此不單

是對這些動物造成負面影響，有時還會回過頭來影響人類本身，如部分地區會搶食人類食物、入侵人類住宅的台灣獼猴族群就是經典案例。

其實，本於對生命萬物的尊重，國家法律其實是有保障這些野生動物的。即便是已經從保育類動物清單中除名的金翼白眉，若隨意餵食，同樣會構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2 條當中「騷擾一般類野生動物」的條件。哎，說到法律傷感情，還是回到客觀事實的討論吧。不過，真要認真談野生動物餵食的話，又會落入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了。即便「剪不斷，理還亂」在原意上是用以形容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狀態，但在餵食野生動物的行為上，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情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這不單只是生態議題，同時也是寫實的感情議題。

-

金翼白眉是一種鳥，棲息在雪霸國家公園觀霧遊憩區森林邊緣的草地、灌叢裡；金翼白眉也是上天創造的藝術品，使遊客看得目不轉睛；金翼白眉或許還是個媒介，讓人們得以觸及內心深處對於某些情感的些許渴望。

在觀霧，

野鳥的綠，或許可以由五色鳥¹及綠啄木²共同代表；

野鳥的藍，可以由帝雉³與藍腹鵯⁴一起代表；

野鳥的褐，可以交給紋翼畫眉⁵及臺灣鷓眉⁶來代表；

野鳥的白，可以讓白頭鶇⁷及白喉笑鶇⁸為代表；

野鳥的黑，就給巨嘴鴉⁹及紫嘯鶇¹⁰做代表……

¹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² 綠啄木 *Picus canus tancolo*

³ 帝雉 *Syrnaticus mikado*

⁴ 藍腹鵯 *Lophura swinhoii*

⁵ 紋翼畫眉 *Actinodura morrisoniana*

⁶ 臺灣鷓眉 *Pnoepyga formosana*

⁷ 白頭鶇 *Turdus niveiceps*

⁸ 白喉笑鶇 *Garrulax ruficeps*

⁹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colonorum*

¹⁰ 紫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

在觀霧賞鳥，我們也可以選擇跳脫以色彩為本的閱讀方式。不如，試著以季節為主題？

春，以冠羽畫眉¹¹及白耳畫眉¹²代表。眾多鳥兒的鳴唱聲在山間谷地裡正日繚繞、不絕於耳，只因春暖花開之時，為鳥兒帶來了婚配、繁殖的想望。

夏，以黃胸戴眉¹³及北方中杜鵑¹⁴為代表。霧林的沁涼與氤氳氛圍，映照於鳥兒活力滿載的日常中。而從南方來的稀客，也站到了枝椏頂端鳴唱，試著融入在地，也試著結婚生子。

秋，以赤腹鷹¹⁵及紅尾伯勞¹⁶為代表。冷空氣不僅帶動季節遞嬗，也把北方的鳥兒吹到觀霧來了，雖然牠們只是過客，卻也留下一些痕跡。

冬，以虎鶉¹⁷及花雀¹⁸為代表。從更遙遠的北方遠道而來的稀客多起來了，牠們決定在觀霧渡過寒冬，把短暫生命裡的這段重要時刻獻給觀霧。即便是攝氏零下的觀霧，牠們仍顯得游刃有餘，把握對牠們來說並沒有那麼冷的天寒地凍，多動些、多吃些。

在觀霧賞鳥，我們還可以選擇跳脫依循季節的閱讀方式。不如，試著用更加不同的眼光——以「拼圖」為主題？

為什麼賞鳥使人聯想到拼圖呢？我想，觀霧的森林實在太大、太廣、太複雜了，樹幹、枝葉、樹洞、土穴、岩屑、草叢、灌叢、苔蘚、溪水、高空、黑夜……多樣的結構組成了這座龐雜而壯闊的巨大森林。每一分結構，猶如一塊拼圖碎片，是千計？還是萬計呢？數不清的碎片，即便彼此之間看似再不相容，仍和諧地拼貼出這座森林的立體全貌。而野鳥呢？當然，也化做了拼圖碎片，一起鑲嵌在樹幹上、枝葉間、樹洞裡、土穴中、岩屑上、草叢間、灌叢裡、苔蘚面、溪水邊、高空中、黑夜裡。即便每一種鳥都僅有一份專屬於自己的拼圖碎片、只能放進專屬於自己的那份空缺中，然而每一種鳥似乎都清楚自己該拼在哪裡，不曾迷失過。

¹¹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¹²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¹³ 黃胸戴眉 *Liocichla steerii*

¹⁴ 北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¹⁵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¹⁶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¹⁷ 虎鶉 *Zoothera aurea aurea*

¹⁸ 花雀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

最終，名為「觀霧森林」的拼圖巨作完成了：

在樹幹的區塊上，鑲著一枚茶腹鶇(*Sitta europaea formosana*)；

在枝葉的區塊上，鑲著一枚松鴉(*Garrulus glandarius taivanus*)；

在樹洞的區塊上，鑲著一枚大赤啄木(*Dendrocopos leucotos insularis*)；

在土穴的區塊上，鑲著一枚白尾鴿(*Myiomela leucura montium*)；

在岩屑的區塊上，鑲著一枚岩鸚(*Prunella collaris fennelli*)；

在草叢的區塊上，鑲著一枚臺灣小鶯(*Cettia fortipes robustipes*)；

在灌叢的區塊上，鑲著一枚臺灣叢樹鶯(*Locustella alishanensis*)；

在苔蘚的區塊上，鑲著一枚紅頭長尾山雀(*Aegithalos concinnus*)；

在溪水的區塊上，鑲著一枚小剪尾(*Enicurus scouleri fortis*)；

在高空的區塊上，鑲著一枚林雕(*Ictinaetus malaiensis*)；

在黑夜的區塊上，鑲著一枚褐林鴞(*Strix leptogrammica caligata*)……

還有呢？還有好多、好多。

這些鳥兒，以專屬於自己的姿態，或飛翔、或跳躍、或攀爬、或踏行、或窩藏於觀霧這片山林間，為地景點綴色彩、為聲景增添旋律。在觀霧待久了，我才發現，每一種鳥兒，身上都是揹著故事在生活的。有多少鳥兒、就有多少故事。你問我，如果找不到故事呢？不可能的，那僅是自己不夠用心的藉口罷了。

好些年了，或許也該重新探問，鳥兒是否真正觸動自己的靈魂了呢？

好像有，又好像不能說有。比較貼切的形容了或許是「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事實上，在觀霧的日子裡，無論是平平淡淡的日常，或是風風雨雨的歷練，都有鳥兒相伴，陪我寫下一段段冒險故事。若說靈魂不曾有過觸動，那是騙人的。然而，內心最重要的位置早已被「植物」佔去。凡事總該有先來後到，況且人的心力有限，腳踏兩條船終究會顧此失彼。那麼，「鳥兒」還放得進來嗎？

重新想起了大學生涯在自然保育社裡的日子。彼時我當上植物組組長，接手「晨間漫步」走讀校園植物的活動，也不知怎麼想的，與向來跟植物組涇渭分明的鳥組組長達成共識：以後不要再分「早安賞鳥」和「晨間漫步」了，把兩者合起來，一邊看植物、一邊賞鳥，可好？可好。新的活動名稱也是我想的，叫做「早安全紀錄」，推行得很順利，植物組與鳥組合作愉快。

是啊，糾結什麼呢？鳥和植物本來就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植物的地方會有鳥，有鳥的地方也會有植物，一起喜歡可好？可好。倘若兩艘大船踏不了，難道就不能改踏兩艘小船？誰說踏小船就不能過得精采呢？百年前來到臺灣的博物學家，不都腳踏好幾艘船嗎？至今仍被後世傳頌著呢。

其實不只「植物」與「鳥」，隨著年紀增長，發覺自己愛上的對象越來越多了，過去不敢、也不願意直面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如今既已心思通達，便不再需要猶豫了。

自然環境裡什麼都有，一起喜歡，可好？可好！